

它的容觀條件的。一般說來，我們代表兩種不同的典型，在傳統文化的薰陶下，我有著中國書生「溫文」的氣質，我不憤世嫉俗，喜歡好整以暇的過日子，不希望生活中有太大的變動。當然，我也有衝動的時候，不過，基於息氣寧人和我個性上的怯懦，總是以理智將它壓下，反而，抽絲剝繭的分析它，倒是我常用來應付一些頭痛問題的方法，當然，我絕不是個「革命家」的材料，私心裏，我倒想當個歷史學者。但瑪麗亞呢？你可以在她身上找到我所沒有的特質，她美麗、大方、積極、勇敢，爲了在僑居地求學的環境不甚理想，就可以負笈到異國去求學，學習克服語言、教育、生活和氣候上的問題。她會隨著音樂搖擺，爲一些小事跺腳，開助教的玩笑，在距離十公尺外就高喊我的名字，使得路人都回過頭來看我。雖然，我們有著如此多的不同，但是，這些不同反而帶給彼此不少新鮮感，儘管，個性上的差異和人生觀的不同，我們互相包容、體諒對方的生活方式，由相距十萬八千里所發展出的兩點要成爲交會的兩條線，是多麼的不容易，你又如何知道，在碰撞瞬間造成的火花，不會烙下永遠的痕跡呢？

在這個新環境裏，我們各自忙著伸出觸手去探索週遭陌生的一切，就像是兩個不斷向外擴展的圓，當擴張到一定程度時，總有交集出現。我的男女同學們都很喜歡瑪麗亞，當然，在初次介紹時，都得不斷的重覆她的個人簡史，以應付千篇一律的詢問；每到此時，我總是向她扮個鬼臉，表示我深切的同情和愛莫能助，不過，不需我居中引薦，瑪麗亞的健談、可愛，往往很快就成爲衆人的焦點。同學們的善意和關懷，使得她十分開

心，輕鬆自在不下於在她所屬的僑生團體。當然，瑪麗亞也帶著我進入她們那一群，但由於我生性拘謹，不太能和她們一塊兒笑笑鬧鬧，只有面帶微笑地作個旁觀者，雖然，我沒能深入打進他們的核心，甚至，我喜歡他們有時無視於我的存在，以便我能充分的觀察。「觀察」一向是我極強的天賦，從小，我的眼睛就比嘴巴靈光，因此，固然在別人眼中，處在他們之間，甚至插不上一句話；但私心裏我認爲，我大有斬獲。瑪麗亞的魅力，不在於她那漂亮的臉蛋，而是，視天下人爲我兄弟的胸懷，如同納百川的大海，永遠是流動的，新鮮的。

只有在她拿起國文課本時，兩道糾結著的濃眉才會訴說出她的無奈。在僑居地，她也接受華語教育，但却以當地語言及英文爲主。雖然她也喜歡流暢的散文，動人的小說，却怎麼不欣賞洗鍊的古文。相反地，她那一手漂亮的蟹行字和流利的英語，使得她在英文課上大出風頭。有時候，稍嫌呆板的教育方式，也是瑪麗亞所無法接受的，但她很努力的去適應，直到我們捧起原文書，她也能跟著進度前進了。有時候，我倆不同知識的來源，帶給彼此很大的互補。書中展現出的一個個瑰麗的世界，使我甚至穿過時光隧道，而心神嚮往起來。瑪麗亞卻從現實生活汲取教訓，塑造出一種較爲真實的人生。固然在僑居地落地生根，但那畢竟是別人的國家；是有不平與無奈，但更大牽扯的力量還是那生於斯，長於斯的土地。我不責怪瑪麗亞執意要回去，爲何同是中國人，她和我魂牽夢繫的地方不一樣。儘管，她是個過客，在台灣；但是，我知道，這樣的相識，已經足夠。

## 舞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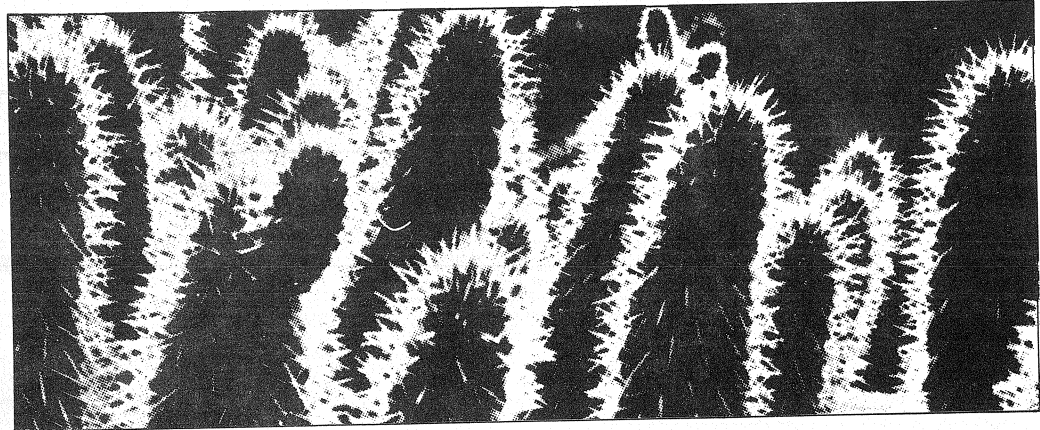
### 大學生的專利品

#### 《木蘭》

如果說，郊遊、烤肉、露營是時下青少年們所熱衷的休閒活動；那麼，舞會，無疑地，可說是大學生的「專利品」。大專院校的學生們，極少有不曾見識過舞會的。或許您還記得「魂斷藍橋」中的那一曲「最後的華爾滋」，在暗淡的燈光下，男女相擁，婆娑起舞，低沈的小喇叭吹奏出離情別緒。於是，掙脫聯考壓力的新鮮人們，滿懷浪漫唯美的憧憬，在舞會裏，踏出了「男女社交」的第一步。

公開的社交舞會原本是項正當的交際活動。跳舞是表現紳士、淑女風度和氣質的最佳場合。古老的英國習俗，將社交舞會作爲青年人涉入社會的第一個踏板；尤其是女孩子，到了某一個年齡，就由父母帶著，在社交季節中參加一連串的舞會，

而後，才能真正稱之爲大人。而且，誰表現的風度、氣質佳，便立刻成爲衆人傾慕與追求的對象。因此，年輕人必需花費一段好長的時間來學習各種禮節、風範。民國初年，東西門戶大開，舞會這項時髦，新穎的玩意兒，也成爲上流社會的寵物。青年們卸下長袍馬褂、旗袍棉襖，換上襯衫長褲、露肩長裙，手端雞尾酒，隨著留聲機中播放出的「華爾滋」，舞出了青年們「社交開放」的序曲。隨著時代的演進，儘管舞步不斷的推陳出新，舞會受青少年們喜愛的程度却與日俱增。縱觀國內大專院校舉辦舞會的頻繁與否，和學校的作風態度有很大的關係。在美國，各大學，甚至高中，都經常由校方出面安排社交舞會，讓男女學生公開交往，藉著跳舞，增進情誼。但是在國內，總認爲青少年應好好唸書，不應浪費時間、精力在跳舞上，殊不知舞會發展到現今的情勢，已是「校園文化」的一部分。作風開明的學校，如淡大，不但校內開放舞禁，更由學校出面舉辦，顯得正式而隆重，此舉獲得師生一致熱烈的反應，這是觀念的突破，也是面對現實的作法。反之，經由校方「好言相勸」而打「退堂鼓」的學生，另闢蹊徑，



或私人自辦，或相偕到地下舞廳，引發的問題更多。

由於國情的不同，教育界並不鼓勵學生跳舞，但在校內舉辦的舞會，只要經由學校許可，警方絕不干涉。許多學校，如政大、中央、清華、交通、淡大……等校，均已採取開明的作法，只要事先申請，都可以向校方借用餐廳，學生活動中心等場地舉辦舞會，就以本校為例，一個系上每期可舉辦一到二次全系舞會，更有全校大舞會及畢業舞會。因此，學生被禁止跳舞的束縛越來越少，相對的，也該對舞會有更正確的認識與觀念才是。

舞蹈是人類對宇宙最基本的反應。詩曰：「簡兮簡兮，方將萬舞。」經由身體的動作，可以充分、自由的表達自己。或優雅，或奔放，一舉手一投足，均為個人內在最真實深刻的情緒表現，也就是，用足當筆，詠一首沒有文字的詩。醫學院學生功課繁重，經由跳舞發洩情緒，舒展筋骨的大有人在。又因學校裏粥少僧多，藉著邀請外系也得以結交異性朋友。一般說來，本校學生邀請的外校同學，以靜宜，台中商專、中興、嶺東商專與東海居多。舞會既然是男女社交的途徑，對一些小節

不可不注重。例如下邀請函以表誠意和慎重，接待人員的禮節等等。如同到大飯店用餐，我們絕對不會穿著短褲、拖鞋一樣；在舞會中，服裝的整潔端莊、儀態的大方，以高雅的姿勢、正確的舞步，與舞伴合著音樂的節奏而起舞，不過最重要的，應首重儀禮態度。通常有以下幾點重要的習慣約束。

1 男性不能拒絕女性求舞的需要。如予拒絕，即為失禮，而女性有拒絕男性求舞的自由。

2 與不相識的女性，須經友人或主人的介紹，始可求舞；如有男伴，更應徵得男伴同意。但縱觀大學生一般的聯誼舞會，無所謂主人，自然可以跨越此一界限。

3 男性應注意女伴的舞蹈程度，運用適宜的步伐，不可運用艱澀雜亂的步法，而使對方無所適從，傷害自尊。

4 走進舞池時，如果舞池寬敞，男子通常是靠著女子左邊走。舞池狹窄，那就女子先行，男子隨後，前後距離約一步。

5 到達舞池後，女子應該繼續前行三兩步，然後才轉身讓男子抱握，否則，會阻礙後來者的交通。

6 抱握時，男士的右手不要抱得太緊

，以免影響對方的呼吸；若太鬆，對方便全無感覺，不知所示，不知所之，指揮者便收不到應得的效果。左手不要握得太緊，太緊了，對方的手指會麻痺、會出汗，欠大方。

7 跳舞時，男子絕對是主動的，女子絕對是被動的。一個人舞術的好壞，在於基本步法是否準確，「花步」不過次之，因為基本步是模型，花步是品，未聞壞的模型會產生好的作品的。

在大學生的舞會中，存有一些相當有趣的現象。因男女比例懸殊，或男孩子們「小生怕怕」的心理，而導致女孩子坐「冷板凳」的情形，屢見不鮮。面容姣好，身材優美，甚而是舞姿精湛的，往往成為男士們一窩蜂邀請的對象，女性的虛榮可真是莫甚於此。而曲終人散時，可能就一對對相偕離去，以後的發展，便個人有個人的故事了。或許你還可以發現，總有一些人，手持冷飲，如老僧坐定般冷眼旁觀，在震耳的音響貝司，水晶燈和卡通燈閃照出的陰晴變換的色彩和肢解分離動作中，尋得屬於他自己的，無可宣洩的快感。在舞會上，或欣賞音樂，或享受氣氛，或舒暢筋骨，或尋覓異性，任君挑選。

或許你總是忽略了舞會中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色——D.J ( Dancing jack )。沒有音樂，自然也沒有舞蹈；因此，D J可算是整個舞會中的靈魂人物。時下大專青年所跳的舞，計有勃露斯( The Blues )、華爾滋( Wals )、迪斯科( Disco )、恰恰( CHA CHA )、扭扭( The twist )、soul、吉爾巴，均演繹自交際舞，只是動作不若其複雜繁鎖，規矩也不那麼多，偶然福至心靈，也可以自創舞步。以上舞步，有快有慢，個人愛好，擅長也不同。因此，D J 便需配合時下青年們耳熟能詳的流行音樂，控制、帶動整個舞場的氣氛。一般可能以勃羅斯或華爾滋等慢舞，帶入浪漫唯美的氣氛，然後二快二慢，相互緩衝；等待男女默契溝通之後，以快節奏將整個舞會帶入高潮；此時，不管相識與否，男女皆可下舞池，儘情宣洩，施展舞姿，此刻首重自我的快感，搖頭晃腦，手舞足蹈，無需顧慮其他，跳得出了一身汗，最是快活。直到 last four，燈光瞬即黯淡，音樂柔和，一對對的男女相擁起舞，就這樣，由序曲至晚安曲，步向結束。

而明天，又是一個新的開始。